



青春的火焰

馬 威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青春的火焰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1961年·郑州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收集的10篇短篇小說，是由我省青年作者馬威同志寫的。由於作者長期生活、工作在水庫建設工地，所以，這些作品不論在反映水庫建設者的勞動、生活情景方面，還是在描繪一些先進人物不怕艱苦、立志改變祖國自然面貌的思想品質方面，都是比較深刻生動而富有教育意義的。讀了這些作品，可以激發人們熱愛勞動、發憤圖強、積極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。

青 春 的 火 焰

馬 威 著

※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(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)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

開封日報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

※

豫總書號：2513

787×1092 1/32 · 2 $\frac{5}{16}$ 印張 · 47,900字

1961年3月第1版 196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—5,090冊

統一書號：T10105·528

定價：(6)0.20元

目 录

抽水工人張金桥	(1)
在汽車駕駛室里	(12)
臥轎	(21)
向往	(26)
在战斗的日子里	(33)
青春的火焰	(40)
董师傅回家	(45)
馮大娘的女儿	(50)
老年突击队员	(58)
出发	(66)

抽水工人張金橋

我从工地回到郑州机关里来，就去向我們专业队的宋队长作了工作汇报。临走时，宋队长嘱咐了我两件事情：第一，他因事要出差，家里事暂时由我照管；第二，有个名叫張金橋的抽水工人，几次来要求去工地工作，宋队长已写信給昭平台水庫指揮部，催問是否馬上需要抽水工。信发走已經四天了，恐怕最近即可收到回籍。宋队长要我劝解劝解他。看那边回信怎么說，如果要人即让他上。

張金橋？这名字听起来很熟悉，我好象在那个工地見到过这个人，想了半天，沒有結果。

“他是从那个工地回来的？”我問宋队长。

“从引黃灌漑工程秦厂渠首閘回来的嘛！”接着，宋队长仰起臉来反問我：“二月間你不是去过秦厂嗎？張金橋，嗯……是个紅臉大汉；嗯……他筒子，脾气。你們不認識？”

“噢！是他……”宋队长这一提醒，我終於想起来了，一个紅臉大汉的形象，立即跳到我的眼前来：“認識，認識！他是去年到我們队的。怪不錯的一个好同志哩！”

我別了宋队长，回到我的办公室，坐在椅子上，沉思了一会儿，我和張金橋見面的情景，重又浮現在眼前了。

那正是天空阴得灰蒙蒙的，常常飄起大雪的日子。我去

寨厂渠首閘抽水組傳達一个工作計劃。

一天，抽水組的小陈引我到工地去了。

天空照例是一片灰白色，北風卷着雪花扑打到臉上来，刺得生疼。

“雪下大了，是不是要停工？”我問小陈。

“不，施工正緊張哩！”小陈从披着的雨衣里抽出手来，揮舞着，挺神气地說：“嘿，風雪再大也不能停工！前天，工地上开了誓師大会，我們全体工人和民工向党保證：坚决在庆祝‘五一’、国际劳动节那天加水哩！”

我听着小陈的話，抬头望去。眼前是人的海洋，密密麻麻，一眼望去，看不見头。正在挖掘的这个閘基，简直象个又深又大的土坑。有的民工在挖土，有的就三人架一辆独輪車，呼喊着重向岸上运土。四周圍裹响着机器发动的隆隆声。我們走到閘基近处，見到一个用芦蓆搭成的工棚，里面傳來“咚咚咚”抽水机发动的声音。小陈告訴我那是我們的抽水机，于是我們便朝那工棚走去了。

走到离机棚二十几米处，抽水机突然停下了。接着，听見一个粗嗓音高声罵起来：“真糟糕，尽找老子的别扭！早不出事，晚不出事，偏偏出在这个节骨眼上！”跟着罵声，从工棚里走出来一个高个子工人。这人长着一張紅得发紫的寬闊的大臉，濃黑的眉毛一揚一揚的，怪神气。大个子后面跟着一个年輕人。

我問小陈这个大个子是誰，他說：“那是張師傅，叫張金橋。他是去年才調我們队来的，还没回队住过呢。”

“那个呢？”我指着那个年輕人問。

“那是張師傅的徒弟，剛从农村招收来的，叫小梁。”

小陈提高嗓音向他們招呼道：“喂，張師傅！怎么啦？”

大个子一扭身子見了我們，便勉強露出一副笑容道：“師傅們看着人惱火不？剛才我停車加了点机油，再開車時，

机子就光空轉，抽不出水來。”

一听说抽不上水，小陈的臉色也剎地变白了。

我知道这是抽水工人最头疼的事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进水管的蓮蓬头，不定啥时候，吸上一块指头大的小石子，或是一根草棒，等停車的时候，它把“凡尔”卡住了，水管里的水就漏个光。这时候，工人就得把蓮蓬头从水里撈上来，取出卡在里面的石子或草棒，然后还得把进水管灌滿水，才能抽上水來。这事要发生在夏天，就好办了，可现在是飄着雪花的冬天啊！

水源是在開基里的一个土坑內。开挖開基滲透出来的地下水，都流到这个土坑內，再由抽水机抽出去。我們去看这个水坑的时候，水面上还結着一层透明的薄冰。我問水有多深，他們說大約有一米多深。

这时，天好象也在帮忙：雪，出乎意外地停下了。

大伙沉默着。大个子急得直搓手，好象要从手心里搓出一个什么办法來。徒工小梁呢，跟在師傅的屁股后面打轉轉，一会儿問一句：“怎么办，張師傅？”

“我看別的办法來不及了，只有下水……”

“什么，下水？这样冷的天气……不行！”还没等大个子說完，我們三人几乎同时提出不同意的意見。

“不下水沒有別的办法啦！今天工程師跑來几趟，他叫开快車，抽滿管，水抽完馬上灌洋灰。可以說，現在整个工程都在等这抽水机！”大个子这样說了，就象下定了决心，

坐下脫棉鞋。

我們都承認任務很重要，可是天太冷，下水人受不了。大个子仍堅持自己的做法，並且後來有些生氣了。他粗着喉嚨說：“現在沒有磨牙時間！你們看，人家民工都赤着腳挖冰泥。再大困難，我們也要克服！”要不，還算什麼工人階級！”

他一句話，把我們說得無言對答。說話之間，他已脫去了棉鞋和襪子，正在脫棉上衣。

事到如今，我仍堅持再想想別的办法，可是大个子不聽。小梁好像受了師傅這種行動的感動，也搶着脫衣服。我看是无法說服他們了，就叫小陳快去买瓶酒來，讓他們喝几口暖暖身子。小陳听了，飛也似地跑去了。

我怕他倆完不成任務，也坐下來脫衣準備下水。大个子忙制止我說：“用不着你，我們师徒倆就行了。”

我抬頭一看，大个子已脫得只剩一條褲頭了。寒冷的北風刺着他，他好像並不在意。只見他緊咬着嘴唇，渾身鼓了鼓勁，用兩手“乒乒乒”拍了几下胸膛，就象要和誰較量一下力氣似的，然後他繞到圍基下面，隨手從地上撿起一根小棍棒，攪碎了薄冰，就“扑通”一聲跳下水去了。接着，小梁從工棚里掂了把鉗子來，蹣着也跳下水去了。

一根又長又粗的膠皮管，從工棚伸到水坑里，好像一條黑色的巨龍，把嘴插到坑里正在喝水。水漫到大个子的胸部，漫到了小梁的肩頭。大个子在水里開着玩笑說：“哎喲，好痛快呀！”說罷，他一頭鑽進水里了。只見水面波動起來，又嘩啦一聲，大个子把蓬蓬頭抱起來了。“快，小梁，你快把外罩卸下來，看看是個什麼鬼東西！”

大个子把一根大胶管抱在自己怀里，他满身上滴着水。这时，我见他那张本来就通红的脸，现在变得简直像个紫茄子了。小梁冻得浑身哆嗦着，吃力地活动着。

我回头一看，小陈腋下挟了床被子，手里提了一瓶酒，匆匆地跑来了。在越过小铁道时，一辆斗车正飞奔过来。小陈和它抢路，差一点撞上，斗车猛地煞住了。那斗车上的民工，点着小陈的后背叫骂道：“啥尿事这样急啊！撞死你谁负责！”小陈没有停步，扭回头给了他一个鬼脸，就奔向这边来了。

“真糟糕，是块鬼石子在捣蛋！”小梁学着他师傅的口气笑骂着说。他把那小石子给大个子看了看，就狠狠地扔到了岸上。

“好了吗？快上来吧！”我催着他们说。

“好了。”大个子等小梁上好莲蓬头外罩，把胶管慢慢放进了水里。

小陈把棉被和酒放到工棚跑出来，嚷着：“张师傅，小梁！还是宝丰的白干呢，美极了！”

我们把他俩拉上来。我扶着大个子，小陈扶着小梁，往机棚里跑去。

到了机棚，先把他们包进了棉被里。小陈把瓶口启开，瓶里立时喷出一股诱人的香味。他把瓶口送到了大个子的嘴边：“快喝吧，张师傅，喝了就会暖过来的。”

“不，先给小梁喝吧，他已受不住了。我的身体棒，没啥。”大个子推让着说。

“不，”小梁又把瓶口推回来：“还是张师傅先喝！”

。师徒俩推让不下，可气坏小陈了。他埋怨了他们一顿，就用瓶口堵住了大个子的嘴，硬是不移开。大个子只得咕嘟咕嘟地喝起来，然后，小梁喝了几口。

一眼没看见，小陈一溜烟似地跑出去了。

一会儿，小陈领着三个民工跑来。民工手里提了两只水桶，看气势，简直就象赶来救火一样。

“小陈，民工同志们来干啥呀？”大个子莫名其妙地问道。

“帮我们灌管子呗！”小陈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不行！这点事也要找人家民工，我们是干什么吃的？”大个子说着就要从被窝里挣脱出来。

我连忙制止他说：“你俩暖和暖和吧！这事我们几个就行了。”说罢，我们便跑去灌水了。

我们正在灌水，只见大个子和小梁穿好衣服也跑了出来。我们都愣住了。大个子就象要吵架似的，气势汹汹地对着小陈说：“小陈子，你真会办事！民工同志们在閒着睡大头觉吗？为什么叫他们来？”说着，他便过去把民工手里的水桶夺过来，和气地劝他们说：“同志们，你们回去干你们的活吧，这事我们自己能干。”

虽然连民工在内，我们都不同意大个子这种做法，可是我们也无法说服他，就只得随他了。民工们都回去了。就这样，我和小陈提水，那师徒俩就往进水管里灌水。大约提灌了三十多桶水，才灌满了这个又长又粗的胶管子。

小梁跑回机棚，赶紧把机子发动着了。随着机子隆隆的响声，水从出水管里哗哗地喷吐出来。我们都高兴地欢呼起来。只见大个子浓黑的眉毛一扬一扬的，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亮。

呆了半天，他才慢慢吞吞地說：“唉，亏了沒誤大事。……”

這件事給了我很深的印象。現在回憶起來，還活現在眼前，遺憾的是當時沒有記準張金橋這個名字。要不是剛才宋隊長提醒我，說張金橋是個紅臉大漢，我還不知道就是他哩！

這段回憶，又一次激動了我。不知怎的，我現在非常想見見張金橋，和他談談。於是，我便走出辦公室，直奔工人宿舍樓去了。

到那里一問，他不在家。有個工人告訴我，張金橋在鄭州住不下去了，光是要求下工地。有人說他是“土包子”，沒在城市開過眼界。上午有人拉他去逛公園，勸他說：“你出去走走，逛逛馬路，就保准不願走了。”可這人真怪，一路上，老落在人家後面，他不貪看景致，好象是在思索着什麼，幾次險些被汽車撞着，警察警告了他幾次，好不容易才走到公園。進了公園，大家正在看猴子攀檣呢，他忽然問起一個姓周的工人：“你說，老周，抽水機活塞的吸力到底有多大？”他們一聽這與四周環境不協調的問話，爆發了一陣笑聲。張金橋見他們這樣不嚴肅，二話沒說，扭頭邁開大步就走了。大家問他到那里，他說到局里見工程師去。

“估計他在什麼時候回來呢？”我問那工人。

“誰摸得透他呢。上次他也是去見工程師，很晚才回來。”

我因為還有工作，便回去了。

晚上，我正在燈下看一個文件，忽然聽見背後辦公室的門，吱的一聲開了。我扭頭一看，一個紅臉大漢立在門

口，立时在我脑子里裹起了一个叫声：張金桥！

“哎呀，是你在这办公啊！”他用他那粗嗓門招呼我說。

我連忙說：“快进来坐吧，老張同志！”我离开椅子紧紧地握住他的手。

“听宋队长說，你回来好久了。”我說。

“說起来也不算长，到今天才十一天。可是我觉得象过了几年一样，老是安不下心哩！”

我剛要說句什么，还没等我張口，他又搶先說：“剛才我去宋队长办公室，見門上落着鎖。一問，才知道他出差了。說是有事到这里來問。今天我是來問，昭平台水庫是不是要人？回信了沒有？”

我告訴他还没見回信。他的表情馬上起了变化，好象有些激动了：“实話告訴你吧，我是一天也住不下去了。你想，人家都在大跃进，我却在这里象住养老院！这象什么話！……”他說着显然生起气來。后来，似乎发觉这样不太礼貌，突然把話收住了。

我很理解工人們的这种心情。本来我是想照宋队长的囑咐，劝解劝解他的，可一时又不知說什么好，剛才想好的那些話，現在觉得都对他不合适了。不过我总得想法安慰他一下。于是我向他表示，我可以再写封信催問一下。不料他对于我这种表示，臉上并沒有一点滿意的反映。

我們的談話开始沉默了。为了不致于長時間的冷場，我尽量找話来填补这个空隙。我忽然想起他去找工程师的事，就問他：“上午，你不在公园看猴子攀槓，找工程师談什么去啦？”

他好象还在想着丢工棚的事，听我问话了，鎮靜了一下，才回答我：“噢，你問那事啊！”他的精神开始活潑起来：“是这样，党不是号召技术革命嗎？我要革抽水机的‘命’。我想，以后再要发生‘掉水’……对对，‘掉水’，你还記得那惱人的‘掉水’嗎？”

“記得，記得。你准备怎么革新法？”

“我想利用活塞的吸力把水抽上来。怎么抽法？嘿！……”这时，我见他微眯起眼睛，用手輕輕地比画着向我叙述。现在我才惊奇地发现，这个人竟这样的細心。“我想，弄根循环水用的胶管，一头装在空气滤清器上，另一头堵塞在出水管口上，利用活塞的吸气力量把水抽上来。如果这办法能成功，就永远不怕‘掉水’啦。我考虑了很长时间，自己不能确定。那天，我去找局里的高工程师，他不在家，等了半天，沒有回来；今天，他們硬把我拉去逛公园。其实，我一路上想的是这个问题。我越想越有門道，就又去找工程师啦。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这回工程师在家嗎？”我关切地截住他的話問道。

“在家，在家。咱局里的姚政委也在那里。我把这个想法一說，高工程师就首先說，从科学道理上能講得通。姚政委問了問我的名字，也拉着我的手鼓励我說：‘老張同志，你这种敢想敢干的精神很好。希望你进一步研究，到工地后可以进行試驗。如果这問題解决了，抽水工可真要請你的客呢！’所以，我越想越急着下工地。”

他把話又归結到要求走的問題上来。这真是使我陷入了窘境。我正想如何解劝他，安定一下他的心情，他忽然向我

說：“你看還要几天才能收到回信？”

我隨便估摸着說：“怕不會長了吧？我看頂多也就是三、五天。”

“怎麼？還要三、五天呀？”他就象被火燙了一下，馬上相信我說的日期是肯定的了。看樣又着急起來。

“這怎麼能行！咱們不能想法快聯繫一下嗎？咱們拍個電報不行嗎？對，拍個電報不行嗎？”從他那閃着热情的眼光里不難看出來，他非常滿意替我出了這個好主意。

我沒有立即答覆他。心想，三兩天就可能收到回信了，用不着這樣大動干戈；萬一水庫還沒有全面大施工，暫時不需要人，這不是浪費了國家的錢？我把我的這個意思向他說了。他的情緒馬上顯得有些低落了。他沒有再和我爭論。坐了一會，他就要告辭。我留也留不住他，就向他表示，如接到回信，昭平台水庫要人的話，我一定馬上去通知你走。

整整隔了一天沒有見到張金橋。第二天早飯後，郵局的同志送來了一封電報。我一看是昭平台水庫發來的，文中并有“來電收悉”的字句。內容是答復我們要求的，說是工程即將全面施工，急需大量抽水機。我很高興，因為這一下可解決問題了。可是我又詫異：這電報是誰給他們發去的呢？想了許久，我估計一定是張金橋想的點子。不過，不通過組織這樣搞，太不象話了。我想批評他，可是又找不出更充分的理由來。

按照我向張金橋表示過的，我馬上跑去通知他們出發了。

到了他們的宿舍樓上，見他們正圍在一起亂嚷嚷。大個子張金橋站在中間，正在指手畫腳地和別人爭論着什麼。我仔細一聽，是他們在爭論張金橋提的技術革新建議。他們都說這個

法肯定能行，另有几个人提出，应该注意不要从出水管里吸进去水去，否则，管子容易爆裂。经过争论，大家认识都一致了。

我趁这个节骨眼插话了：“同志们，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！”我说了这句话，大家扭头发现了我，就安静下来了。我侧过头去低声对张金桥说：“这事对你来说，更是个好消息！”

“怎么，收到回信啦？”张金桥惊喜地问我。

“不是回信，而是回电！”我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同志，再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不行啊！”张金桥挠挠头发，不好意思地笑起来。

我把电文内容说了一遍，工人们欢腾起来了。他们高兴地互相捶打着，拥挤着，跑去整理行李去了。

我把张金桥喊住，把手伸给他：“给我电报报销单据！”

“不，我早就撕掉了。要叫公家报销，我就不去拍了。……你批评得对，我这是第一次犯错，以后保证改！”说完，他就要跑，又被我喊住。我告诉他，这次出发由他负责，回去准备下行李，先派几个人把管子从修配厂运到车站。今天不能走，明后天走也可以。

“能走！为什么不能走？又不牵儿带女的，没什么准备头。我们吃完午饭就走，搭下午两点钟的火车。”

“好吧。”我同意了他的意见。

我们要离别了。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：“老张同志，祝你们一路平安，希望早日听到你的建议试验成功的消息！”

“我们保证抓紧试验，争取早日向队部报喜！”他用力握了下我的手，作为分别的表示。我的手被他握得好久还觉得疼呢！

在汽車駕駛室里

天色閃亮了。我乘的卡車離開了火車站，在晨霧中向水庫工地駛去。

公路坎坷不平，汽車就象浪濤中的小船，起伏顛簸着。我的睡意全給赶跑了，精神立時振作起來。向駕駛室外面望去，遠處濃霧騰騰，高山大河一時隱藏起來了；公路旁一片青綠色的禾苗，飛快地閃過去。晨風嗖嗖吹進駕駛室里來，身上覺得涼森森的。

我轉臉看看司機趙連山。他那小而有神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前面的道路，兩手不停地轉動方向盤，精神顯得多么嚴肅認真，使你不想去打攪他。

在工地上，我給汽車組做鄰居。幾個月來，我認識了他們之中的大多數。我和趙連山是最近認識的。我們沒有暢談過。從別人的嘴里，我知道他是從解放軍部隊轉業來的；原先當戰士，扛大槍，一九五二年轉業以後才學會開汽車。

因為是隣居，就免不了碰頭照面。我見到他們的時候，大半是在天色黑乎乎的晚上。那時我在門外散步，他和他的伙伴們收車回來，他老是走在後面，一看那細長的個子就知道是他。這時，他不是兩手輕輕地打着响拍，嘴里哼着什麼

曲子，便是大声地唱着歌儿。日子长了，我听出他最喜欢唱这几句歌词：“加大油门，让车子飞向前。昨天的理想今天已实现，幸福生活就在前面。跑哇，跑哇！我的车啊！……”

从那变动不定的曲调里，我猜出这支歌子是他自己编的。说不上他唱过多少遍了，可是他每回唱起来，声音总是那么响亮，感情总是那么充沛。

说起赵连山，就会同时想起他的伙伴。他们汽车司机们的生活可真有意思！事实上，他们没个固定的住址。有时住工地，有时住车站，反正把行李卷儿往车上一扔，到那里天黑，那里就是“家”。突击任务一来，你瞧吧，就象凭空飞来了一股劲头，天一露明就开车唿唿地跑了，晚上八点多钟才亮着车灯转回来。一天只睡四、五个小时的觉。有时你看过意不去，劝他们多休息会儿吧，他们会当面听你，可是过后就忘了，照样是没明没黑地干。唉，他们真叫人没办法！那天晚上，他们刚收车回来，我见水库陈指挥到他们宿舍里去了。我想一定有什么事儿，就赶紧走到窗下去听听。

陈指挥一进门，就是一片欢迎声：“首长来啦！请坐，请坐！”

“我不是来坐的，是来批评你们的！”陈指挥的语气既严肃又和蔼。顿时，宿舍里鸦雀无声了。“你们不要命了吗？为什么天天睡不好觉？嗯？”再听这口气，与其说是批评，倒不如说是爱护更恰当一些。

“你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不睡好觉？”不知陈指挥指着谁问。

“睡觉？”这是赵连山的聲音：“水库几万人白天黑夜